



若瑞按孔當作公

困學紀聞卷之三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

人失其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享作詁訓傳

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享為大毛公萇為小

毛公大毛公趙人之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傳

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程子曰毛萇最得聖

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

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尺以小弁為
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
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
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尅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
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

六體隨篇求之有無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
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幽雅

幽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幽

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戴芟良耜等篇為幽

頌亦未知是否也呂成公云幽雅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貍首射義驪駒大戴禮注析招左傳轡之

柔矣左傳皆有其辭唯采芻禮周河水新宮茅

鷓左傳鳩飛國語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

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

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

離于卑俾滂沱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是也

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攷之周禮

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

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論唐棣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此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

若隱指濟南秦族州因雖吳于鳥而君于鳥為其雌雄不爭在處應鳴吳于歎君子大
二反其見復而相呼之與与毛萇同時
興者曰十八條且
紫已見家注
興詩也而兼於比

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類升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折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

以為約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語論唐棣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此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

物類
興者
賦直
而興
微比
顯而
興隱

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頌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折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龍文心雕而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類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

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
 文如祖饑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
 也魏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閔雖葛覃卷耳
 鵲巢米繁米類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之類皆為康王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
 詩王風為魯詩若環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還書載克典
 高負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儒林傳

若環按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召亭者文王時召公食采邑律州垣也召亭者春秋時召公食采邑召亭有

父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
 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
 周南之詩曰公侯于城曰王室如燠當文王與
 紂之事與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為至

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
 折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
 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籥因擇
 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
 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
 乃趙彥蕭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
 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

詩經

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
 文如祖饑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
 也魏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閔雖葛覃卷耳
 鵲巢米繁未類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之類皆為康王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
 賦其詩者若璩按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尚書故選書載堯典
 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見漢儒林傳
 父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
 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
 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
 紂之事與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為至

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
 折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
 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籥因擇
 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
 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
 乃趙彥蕭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
 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

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今禽論曰昔尹吉甫信

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

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

于此曹植集有令禽惡鳥論貪字恐以令禽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采芣苢大車之類與今

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

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

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

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

丐聽說詩曰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

也勿拜則不止勿翦言召伯漸遠人思不可
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丐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
漢安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
世歌神來燕享永受厥福與有二南后妃風
化天下之言謂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
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
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妻諫夫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
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
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
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
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
語云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
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
神明則近於頌矣猶有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
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

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韓非

子八儒有仲良氏之儒陶淵明群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

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恠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而議性情也緣衣以為祿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廷燎以為不設鷄人之

官此類不可悉舉若璩按林艾軒亦嘗曰鄭康成以三禮之學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若食苜讀雅詩不解鶴鳴

此為無得於詩者傳至樂讀書詩至鴛鴦之

二章因悟比興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

滂之母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

小雅之變作於群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

之變也匹夫匹婦皆得皆以風刺清議在下

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

語既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

或於異說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

注於與賈誼書同不必以騶牙為證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

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

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

琴操曰鄒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後不踰

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

騶吾豈即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
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
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
林賦揜群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
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
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
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
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鵲巢也
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

若據按小雅陳管詩自鹿鳴至何草不黃凡七十四篇大雅自文王至召是凡三十一篇皆景
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以篇數言之必志如此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
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
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
反爾也

以爲據按宣增一事曰又美禮
于後揚增損表官其必以美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
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
後孟同集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
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
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
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

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
鹿鳴豳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
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上
林賦揜群雅張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
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
鹿鳴白駒在小雅豳首今亡鄭氏以為射義
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而亦謂之雅
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豳首鵲巢也
篆文似之此有豳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矣
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
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
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
反爾也

以爲據按宜增一事曰又美詩
于後務增損表宜北必以美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
天下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
後孟子集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
謂春秋之所始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
義天下無復公好惡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
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

隋志

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

情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栢

州栢人縣魯頌徂來之栢後漢注兗州博城

縣有徂來山尤一名新甫之栢傳注不言山之

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節之亡由叔姪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

若環按沈約曰歌頌所與宜自生民始也則鄭在成初吳也諒不上于皇極之說此文中子曰詩
其反之情性之情性終正乎則邪庶節自是刪後更在詩之說此

元三月云歲既早矣言董之言之早也

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

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

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

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谷曰日永星火

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

星別今按康成谷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

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

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

情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記云栢

州堯山縣魯頌徂來之栢後漢注兗州博城

縣有徂來山尤一名新甫之栢傳注不言山之

所在唯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公聞之董生曰詩

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不可不攷也

檜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節之亡由叔姪

幽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

於三月云歲既畢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

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幽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

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

晚寒者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

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答曰日永星火

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

星別今按康成答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

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

隋志

魏書

紀聞卷三

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

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

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

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是周召之臣則變者

若環指此史也祖傳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注他兒曰鹿得食則相覓人亦自此書得食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意父愈悟周禮

章而為親從仕王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

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

柝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

處世和伯弟擣迂仲呂成此可為學詩之法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馬蔡邕琴操鹿鳴

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

絃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

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

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

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琴賦

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

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

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

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是周召之臣則變者

可以復于正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

章而為親從仕王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

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

柎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

處世和伯弟擣迂仲呂成此可為學詩之法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馬蔡邕琴操鹿鳴

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

絃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

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

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

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琴賦

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

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說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

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

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

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

維芑白梁栗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

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

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芑杞言采其杞隰

有杞揆枸櫞也茶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

女如荼茅秀也以蔣荼蓼陸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犬

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

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

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公遷戎于太原而太

穆王

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

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二詩作於衰周

宵雅肆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

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

說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

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

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

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笙者即亡者不亡笙者即亡者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

維芑白梁栗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

枸櫞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

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

有杞挾枸櫞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

女如荼茅秀也以蔣荼蓼陸草也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犬

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

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

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公遷戎于太原而太

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
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驪山之既已兆於
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
籍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
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
以補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
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
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之
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時詩作注政道

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
矣、史記匈奴傳詩譜序懿王始受譜、京齊哀
公夷王失禮之後、抑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
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
故先言此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
風則始於懿王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
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
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
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漢、
匈奴

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
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
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
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
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
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
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
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蹇父之後為
蹇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

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
詠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
吉甫易為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
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
聖大哉言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
無不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眾者
勝天人曷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

以明天理也故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

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

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

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

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

嘗壞君子脩身以俟命而已

若璩按王氏三十年杜門不出概具見于此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

天畏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

天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強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謀

疆敵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正先諫誅羸運促李雲忠陷漢宗

覆章華罹慘陳業隳昭圖嬰旣唐鼎移詩曰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

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

云君子是則是傲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

人不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

則不畏

若璩按高忠憲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減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減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

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

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

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宣王時非鄭地小

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夏

若璩按漢書宣王時未有郊園圃田澤屬東都畿內故得田余謂漢志中年如圃田澤在西郊有定界邑為畿外祗度則此澤亦畿外地可知古者以陵澤藪名在成方不歸祗度天版謂圃田為管界封也謂安在東都畿內者恐亦非

言有夏正七月陳王業六月

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

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

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

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

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

云虞劄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劄造梁大

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

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

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

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

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

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

則不畏

若璩按高忠憲有言君子一點畏心至
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

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

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

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宣王時非鄭地小

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

後鄭言之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

北伐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

夏六月徂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

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

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

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曆日蝕議

云虞劄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劄造梁大

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

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

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

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

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

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

有考課疏密而已大衍曆議云黃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
子信而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涖灘申
 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曆者於夏之辰弗集
 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
 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
 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

若環按漢曆上推周幽王乙丑年十月庚辰朔日辛卯正得日食惟虞鄭即
 唐道王傳仁均倍一行步得是日日食乃知原成精于歷考本傳稱其始通三統歷注有
 孔象歷邦嘆經解有不可不究拘以理拘此此數是也孔象述疏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年
 卯日食者不知原成考之方作疑云東州名儒定數我卦又嘗以歷上推始皇八年壬戌
 歲日壬午秋恰有甲子朔占呂覽秦八年秋甲子朔文右則步在涖灘當作甲戌在涖灘
 為是不然必以涖灘則維秦六年秋甲子朔矣王伏似未諳歷法

蓋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

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若環按今本
 作商茶周烏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
 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
 也又謂鷓鴣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
 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
 用老

有考課疏密而已大衍曆者始課日蝕疎密及張

子信而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

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涖灘申

曆有二年之羨後之筭曆者於夏之辰弗集

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

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

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

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

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

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

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

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

蓋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

鳥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若瓌按今本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

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

也又謂鷓鴣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
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
用老

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傳會蓋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鳥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韓詩劉彼甫田劉卓也爾雅釋詁劉大也郭璞

注云劉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

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

託之於舜

袁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

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

謂之魏詩可乎

若璩按三禮謂周礼之祀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

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

叔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

勞來諸侯也常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

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

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惟禹敷之上天之載

匪革其漕汭坻之即至於湯齊是也注禮祀

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若璩按康成註易東鄰為日出東方象西鄰月出西方象見王氏集周易鄭注

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

患常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
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北亂者、誰歟、言與行
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鹿之榛、措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
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
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
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
地變化、草木蕃、况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
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

若環按、本作池、即涪字

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滎、旱山
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龍、小人無由入、正
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
詩曰、芄芄、棫樸、薪之、頹之、濟濟、辟玉、左右趣
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即選左右之說
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
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

要甫即吕也吕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吕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吕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吕而始疆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吕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吕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吕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吕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

若環按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故班固曰宛即申伯國徐廣曰呂在宛縣

禮記孔子間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

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云崇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

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其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

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

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樊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若環按漢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有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

要甫即吕也吕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吕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吕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盖楚得申吕而始疆兹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吕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吕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吕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吕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

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與地廣記云蔡州新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為賞田則吕國在宛明矣

禮記孔子間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

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云蔡鄭志注愚禮在先未得毛傳

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其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盖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

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

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

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若瑤按漢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就封于有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乎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汚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臧廢羗戎為敗按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

申戎破之轉予于恤蓋謂此四後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

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

氏立于王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

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

曹之禍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即我御事罔或者壽

俊在厥服矣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矣商

之咈其耆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鬼舞于鎬京而赫赫宗周有寢微

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哉。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

若蒙此孔穎達辨於家法，似與見春秋杜公年向者年月長遠，并應別人然王氏止指其後人言
執我仇仇，亦不我方。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

慙整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微也。

擇三有事，亶侯多歲。貪墨之臣為蝨，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珍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為群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梁菽各二十種，為六十。䟽菓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

之象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
有將亡之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
人也豈天所為哉

裳裳者華興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
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
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
國則翼之九宗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
持彼漢之或羣魏之荀何江左之淵儉唐季
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執我仇仇亦不我方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

魏晉書

^愨整寘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且休矣吾將思
之漢所以微也

擇三有事直侯多歲貪墨之臣為蠹賊小東大
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
謂珍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
而皇父以卿士為群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梁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
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

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疏云未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谷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蒸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屑屑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號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歎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

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經見注水燕北燕國愚

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若瑞按韓侯入覲八字便知韓國不在燕內遠與北燕為鄰肅說果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

潯水李氏以為同州鄠谷今按說文有左馮

翊鄠陽亭同都馮翊即同州也潯水之言信

矣

漢息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

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

終以召戎既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

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

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武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

賊則賊民興漢傳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

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

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

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眾朱

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

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

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闕宮傳引孟仲

子曰是禘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

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

氏之子者豈名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

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

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

朱浮亦無粗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

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

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

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

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

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

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楊雄所謂康王之時

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

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

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王成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語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年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年為麥始出

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蠶麩麥也始自

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麥君曰麥大麥

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毛氏傳年麥也鄭箋赤烏以年麥俱來廣雅始以為來小麥年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古注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三壽作

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

已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

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倣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閼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

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

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

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

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

爽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爽

爽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

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

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

毛詩未行也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

句即若環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三篇漢也於用太師以那為首蓋見非考甫作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箋云大祭也太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禘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禘異禘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群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禘宗廟有禘無禘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

若環按高堂上封皆寺名并見朱子詩

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萋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齊

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研白石爛者是也

四月秀萸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

句即若環按此止辨商頌非正考甫作何不引魯語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三篇漢也亦用太師以那為首蓋見非考甫作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箋云大祭也太於四時而小於禘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禘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禘異禘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群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禘宗廟有禘無禘

若

范甯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

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萋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慤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

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齊

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研白石爛者是也

四月秀萸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

為苦萋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
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
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
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
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
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比如高臺上封雪然漢
若據板屋史隱逸傳南嶽齊鄒先生柳隱居衡山極峻一巖小板屋兩間
見南嶽上云有板屋曰相安之非獨西陽也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離方華協塗字

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粵音敷蓋
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
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穠矣釋文
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攷此朱文公
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
團集傳叶上充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
作霽上充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執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

為苦萋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
 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侯包之說
 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侯包
 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
 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
 瓦輒為冰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漢
 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
 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隴也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離方華協塗字

此詩在秦詩中

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粵音敷蓋
 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
 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
 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穠矣釋文
 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攷此朱文公
 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
 團集傳叶上充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
 作霽上充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執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顏氏云禮今也衡縫衡

即橫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橫失之矣、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于其心不于其禮

營謝、戊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美馬、一刺馬、宣王親親、平王忘讎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

若環掛壁似宜作情尤切東坡以情平

不衷、則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脩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召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遠有克、超叛鑿、蘇文忠慨焉、或附曹、群忘漢、朱文公怖焉、敬之、群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

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群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畢告康王曰、今王教之哉、皆

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

詔銘云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

行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

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

何嘗如此費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

集賢院脩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

上之按名賢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

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

臣之像不得其真召程脩已圖之皆據經定

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

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草木蟲魚也

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

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鴝鳩言均一也德如羔

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

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

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挑蟲拚飛

化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誠不可掩也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
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
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
孝友也繁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
怠也蟋蟀儉而蟋蟀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
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膺膺董荼如飴惡可為
美也黍以為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鷄心惑
於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
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

護草言采其蕪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枝侯薪
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
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芣采芣傷讒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
味者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
子之言以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
臺皇矣北山雲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
以意逆志一言而盡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
子始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音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語詩解願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裴隱序見錄文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

丁序 印本下序 侯德

若環按往整暢太叔裴隱序見錄而裴隱序見錄也

整字文操 吳太常卿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丁序四始

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灾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振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

申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考其言采采卷耳鳴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彼語詩解願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序見錄釋文隋志太叔求及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

丁序

印本下卷

侯德

詩緯

目謂注者為大叔求而不攷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為正暢為陽也整字文常卿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丁序四始

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推度灾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鷹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

月之交篇，即顛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危，五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閔，康衢之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史區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摠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白陰曰陽，白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蓋

古詩之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若瓊按卯平馬公麟曰：上古文字而簡略，而世傳素問灑煩數萬言，知非軒后之舊矣。然精微奧博，語多至道，其亦緩和挈扁之流，依託以立言者乎。

文粹李行脩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群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闈百草，臨春樂少年子之類，凡壹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俞歌，百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豈有

物則秉彛之訓况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狸首風也豳之

雅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

象數

若環按狸首逸詩果載射義篇內則似二雅
体非風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五第十八條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輕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

公成醴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

並鐘詔謂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

傳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

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

輕名作輕

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維德始

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

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

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

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

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詩

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

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若環按邵文莊言中庸尚絅章
猶樂詞之亂蓋一篇之摠要也

束皙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群經音辯

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

禮賓醉而出秦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
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
師鄭司農注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
為節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
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
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
鼠注無之

說文叙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
之其文多異得此醜龜龜為蟾蟾碩大且媿為
重頤皆韓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
鳴之刺是以正雅為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
唯魯僖公能脩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它無
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
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

德明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燥。七到伐鼓淵淵為鼓淵於中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

古所謂香者如此，常辨五禮精義云：祭祀用

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隨志曰：梁天監初，何

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

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

助。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

風乎，六尺之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

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

稼也。漢趙過曰：后稷始剛田。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

平之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以按徂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

肅公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

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

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

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
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鄭康成於詩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

而思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

有家不顯亦臨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

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

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

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既章必曰倅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

廣德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

之霸所以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亂所

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

為北方之疆矣觀駟騏小戎之詩文武好善

之民變為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疆於諸

侯然晉之分為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

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疆不足而德義有餘

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懷其舊

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
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
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
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
如狸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
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
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
為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

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若環按此必無之事

止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鄘特
微國也、而國風以邶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
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
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鄘、然君子以為是二南
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邶終、若

按呂東萊于詩一說、朱子于詩又一說、故各解思無邪之旨、前輩謂之
未了公案、王魯齋出則謂詩非聖人之原本、余頗然其說、新安方回
曰、蓋當首以上二說、就內翰尚書王公、應麟商略之、今王氏詩說
如此、是亦未敢舍而從魯齋也、因識于此

困學紀聞卷之三

困學紀聞卷之四

周禮

浚儀

王應麟

伯厚甫

漢河間獻王得周官而武帝謂末世瀆亂不驗
 之書唯太宗夜讀之以為真聖作曰不井田
 不封建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人君知
 此經者太宗而已劉歆始用之蘇綽再用之
 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唯文中子曰如有
 用我執此以往程伯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儒者知此經者

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官經

若據何向獻
王傳旨因反

歌始建立周官經

以為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

六下只專司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

吳璣據鄭意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知父子術宏愛達馬融子官皆作周禮解用
孔之名已見于此要與考周禮位之定稱周官以制作禮之稱周禮志自馬融

注已下始曰周官禮

隋志三禮目錄一卷
鄭玄撰今見于釋文

五峯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數五典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關冬官未嘗闕也乃

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

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

若據胡氏者三官多係夏官惟土師是實成周祀前其官成於夏禮有數公云何
孤云何考六師成之而及三莫或遠若氏說與傳合

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為復古

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

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

冬官亦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

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

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

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

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

王程二子而已

漢志謂之周禮記正義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

以為周禮意者周禮之名昉此乎然後漢書

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

玄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

注已下始曰周官禮隋志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今見于釋文

五峯胡氏云周官司徒掌邦教數五典司空掌

邦土居四民世傳周禮關冬官未嘗闕也乃

冬官事屬之地官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羨數

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

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取羨數凡百

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俞庭椿為復古

編亦云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九峯蔡

氏云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

冬官亦闕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

考工記或以為先秦書而禮記正義云孝文時

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

記補之馬融云孝武開獻書之路周官出於

山巖屋壁漢書謂河間獻王得之非孝文時

也序錄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

若瑞按禮山記了有

若瑞按科斗書後世學行是矣
加尺見後世志為科斗書云

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
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
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
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
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
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
洫會川非遂人之制言旂旗旒旒非大司馬
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

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
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
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
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
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
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瀆兵制
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
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
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鶴山

記補之六藝論云壁中得六篇誤矣齊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闢文也漢時科斗書已廢則記非博士所作也易氏云考工記非周書也言周人上輿而有梓匠之制言周人明堂而有世室重屋之制言溝洫澮川非遂人之制言祈禘禋祀非大司馬司常中車之制職周典大不類禮器經禮三百鄭氏注謂即周禮三百六十官

漢志禮經三百臣瓚注云周禮三百是官名也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朱子從瓚說謂周禮乃設官分職之書禮典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

鄭康成釋經以緯書亂之以臆說汨之而聖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瀆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謂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類其誤三鶴山

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筭擬邦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非聖人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

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訾周

官可乎西山曰歆之王田安石之泉

易氏總義云府史胥徒若璫按久矣通考云此類未初何擬擬為六萬三

千六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

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

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通考云此擬王制殷時天下秩侯官數別存

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

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

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

興也滕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左右携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

極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

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

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

訛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

謂以末世弊法釋三代令典如以漢筭擬邦
賦以莽制擬國服止齋謂以周禮為非聖人
之書者以說之者之過也

張禹以論語文其諛劉歆以周官文其姦猶以

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嘗周

官

詩禮發冢也禹不足以玷論語而以歆嘗周官

易氏總義云府史及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

千六百七十五人愚攷之通典周六萬三千

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

侯國官六萬一千三百乃官數非謂

府史胥徒也

嬪御奄寺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貨賄皆領

於冢宰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皆領

於宗伯此周公相成王格心輔德之法周之

興也滕侯為卜正呂伋為虎賁氏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左右携僕庶常吉士及其衰也昏

極靡共婦寺階亂膳夫內史趣馬師氏締交

於嬖寵瑣瑣姻亞私人之子竊位於王朝至

秦而大臣不得議近臣矣至漢而中朝得以

誑外朝矣至唐而北司是信南司無用矣由

周公之典廢也。間有詰責幸臣如申屠嘉奏
劾常侍如楊東宮中府中為一體如諸葛武
侯可謂知宰相之職者。唐太宗責房玄齡以
北門營繕何預君事。豈善讀周禮者哉。我朝
趙普於一薰籠之造亦制以有司之法。李沆
於後宮之立奏以臣沆不可。趙鼎於內苑移
竹責宦者罷其役。庶幾古大臣之風矣。五峯
乃謂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殆未之思
也。

李恭伯曰：內宰用大夫士世婦。每公卿二人皆

分命賢臣以叅檢內事。

漢世皇后詹事以二千石為之。猶有成周

遺意

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顏師古注：周
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
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愚按爾雅：醫
無間之珣玕琪、會稽之竹箭、梁山之犀象、華
山之金石、霍山之珠玉、崑崙之璆琳琅玕、幽
都之筋角、斤山之文皮、岱岳之五穀、魚鹽是
謂九府。五峯胡氏皇王大紀所述與爾雅同。
而繼之曰：尚父立圜法，輕重以銖，通九府之

貨又按史記列傳吾讀管氏輕重九府劉向
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索隱謂其書論鑄
錢之輕重鹽鐵論文學曰管仲設九府徹山
海通典亦去太公立九府之貨然則九府太
公立之管仲設之其名列于爾雅蓋即管氏
書也大紀之說得之顏注恐非六曲禮天子之
禹謨異之六府亦與大

九嬪注引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孝
經援神契之言也何休公羊傳序引孔子有
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之言

也漢儒以緯書孔子所作康成注中庸亦引
秋行在孝經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漢諸侯子入宿衛齊王
之弟章是也入京師受業楚王之子郢客是
也其制猶古

奄止於上士抑其權也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
三品官不任以事然內侍並列于六省開奄
尹與政之階與周典統於冢宰異矣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呂微仲謂庶民可叅之以
俗士以上專用禮此說非也大傳百志成故

禮俗刑呂成公謂禮俗不可分為兩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

王之膳服雖不會而九式有羞服之式冢宰所均節也待王之膳服不過以關市之賦則其用簡矣

司徒掌教不言財司馬掌政不言兵鄉遂九畿兵財在其中井田封建足食足兵之本也周官之法不行無善教善政於是憂財用畏夷狄矣

鄉有軍制無田制遂有田制無軍制疏云鄭注互見其義大司徒建邦國以土立土其地匠人建國畫參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詩定之方中傳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愚按晏子春秋景公新成柏寢之室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立宮何為夕對曰古之立國南望南斗北戴

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罔、然則尚矣、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

若璣按、趙孟頫名居、紹興、陽人、事父至孝、居類徐仲事、歷官神宗、哲宗、朝、見宋史、列傳、第百

牧誓、願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禱、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祭、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

樞星彼安有朝夕哉、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古之臣乎、樞星即極星也、公劉居豳、既景迺岡、然則尚矣、蔡邕明堂論曰、王居明堂之禮、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朱子大學章句序、王宮有學、蓋謂此、魯孝公之為公子、嘗入京師、為國子、人稱其孝、宣王命之導、訓諸侯、他書言國子者、唯周語焉。

師氏三德、朱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趙無愧、徐仲車之徒以之。

牧誓、頌命皆言師氏、雲漢之傳曰、年穀不登、則師氏弛其兵、文王世子、大司成注以為師氏而搗維師氏、以刺匪其人、九兩師以賢得民、注謂諸侯師氏言賢者、以身教也、后妃亦有之、葛覃云、言告師氏。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釋文夕音的、此二字非、鄭注、愚按、少儀正義引鄭

司農云今有重差句股馬融干寶等更云今
有夕筭各為二篇未知所出則夕筭二字後
人附益非鄭注信矣劉徽九章筭經序云包
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
黃帝建曆紀協律呂隸首作數周公制禮有
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漢張蒼耿壽昌
皆善筭因舊文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
所論多近語

里宰以歲時合耦于勑注云勑者里宰治處也
君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相佐助疏謂漢

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平中
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
誠失於攷禮注而酈氏注水經洪氏隸釋皆
以街為衛又誤矣漢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
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
出然沒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
謂勑者歟

厄人注青州之蟹胥

釋文胥息徐反劉音素集

韻蟬蟹盥四夜切

當從韻遠人注鱗者析乾之

出東海陸廣微吳地記云闔閭思海魚而難

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曰乾之故名為養讀
想

管子地員篇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土有常而
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次曰五次次曰
五位次曰五德次曰五壤次曰五浮凡上土
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志次曰五纒次
曰五壘次曰五剽次曰五沙次曰五塌凡中
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下土曰五猶次曰五狃
次曰五殖次曰五穀次曰五鳧次曰五桀凡
下土三十物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

十六按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
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此篇
亦古制之存者河圖謂東南神州曰晨土正
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兪州
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枉州曰肥土
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
州曰信土

地員篇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或高或下各有
草土葉下於鬻鬻下於萑萑下於芎芎下於蒲蒲下於
芾芾下於藿藿下於萋萋下於芥芥下於蕭

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
十二衰注帶即薨也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按周官有草人此
豈其遺制歟

土圭度地之法景一寸地差千里一分地差百
里王畿千里以寸為法五等諸侯之地以分
為法尺有五寸者一萬五千里之景也天地
相去三萬里嘗攷隋唐志宋元嘉十九年測
於交州何承天謂六百里差一寸後魏永平
元年測於洛陽信都芳謂一百五十里差一
寸然宋之於陽城魏之於金陵皆踰度未可

據也唐開元十二年植表浚儀大率五百二
十六里二百七十步差二寸餘遂以舊說千

里一寸為妄王朴曰陽城乃在洛之東偏開元得浚儀之岳臺應南北弦居

地之中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黃道每歲有差

地中當隨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穎川陽

城唐在汴州浚儀滴水李氏云周於陽城測

景說者謂地形西北高東南下極星在北斗

亦在北極星乃天之中也天之中則地之中

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與武成孟子之言不令子

產曰列國一同孟子亦曰魯方百里明堂位

乃云魯方七百里或謂周官明堂位兼附庸而言賦方氏疏云無功縱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謂若虞公虢公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國以無功故也愚按左氏傳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周所封謂舊是殷之公誤矣

歲終正治而致事注上其計簿疏云漢時考吏謂之計吏今按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韓子外儲說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

新序魏文侯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史記秦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然則春秋戰國時已有上計非始于漢

朱文公曰讀曹公杜牧孫子見其所論車乘人數諸儒皆所謂言唯蔡季通每論此事以考周禮軍制皆合愚按孫子作戰篇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曹公注馳車輕車也杜牧注輕車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器械財貨衣裝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

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
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為
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乘、校其費用、支計
則百萬之衆、皆可知也。左氏傳乙卯楚師軍
於郟、丙辰楚重至於郟、呂成公謂凡戰兵車
在前、輜重常在兵車之後、楚重次日乃至、後
一日故無鈔擊之患。唐說齋云、儒者謂甸出
七十五人、不知實出百人、其七十五人戰車
也、其二十五人重車也。

古者步百為畝、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一畝、一百
六十步、古之一井、為今三百七十五畝、竇嚴
曰、小畝步百、周之制也、中畝二百四十、漢之
制也、大畝三百六十、齊之制也、今所用者、漢
之中畝、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
先帝哀憐百姓、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通
典謂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
十步為畝、二說不同。

禹貢之田九等、為掩別楚地、亦九等、孟子王制
為五等、而周官止三等、解者謂大司徒不易
一易、再易、三等、都鄙之制也、小司徒上中下

地三等六鄉之制也遂人上中下地三等有
萊者六遂之制也大司馬上中下地三等諸
侯之制也

遂人治野乃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
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
無公甲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
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
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為一康
成注分為二是也愚按李泰伯平土書云周
畿內及諸侯一用貢法蓋泰伯已與康成異

矣非始於永嘉諸儒也劉氏中義以匠人溝
洫求合乎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
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為一書易氏謂匠
人前代之制

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
制因于古也以水佐耕者豐稻人掌之以水
佐守者固司險掌之自鄉遂之法弛子駟為
田洫而喪田者以為怨子產作封洫而伍田
疇以為謗晉欲使齊盡東其畝而我車是利
甚而两周爭東西之流至商鞅決裂阡陌呂

政決通川防古制蕩然矣古者內為田廬外為溝洫在易之師寓兵於農伏險於順取下坎上坤之象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衰至秦非一日之積先儒謂井田壞而戎馬入中國如入無人之境悲夫

人耦牛耦鄭氏注合耦並言之疏謂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周益公云孔子有犁牛之言冉耕亦字伯牛賈誼書新序載鄒

穆公曰百姓飽牛而畊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何待趙過過特教人耦犁費省而功倍爾

鹽鹽引池而化山海經鹽販之澤穆天子傳至于鹽晉郇瑕氏之地而猗頓用是起者也散鹽煮水而成夏書青州之貢職方幽州之利齊之渠展燕之遼東而宿沙初作者也形鹽物地以出之周公閱所云鹽虎形也飴鹽於戎以取之伊尹所云和之美者大夏之鹽也後周四鹽之政倣此古者川澤之饒與民共

之自海王之篇祈望之守作備于齊至漢二十倍於古攷之漢志鹽官三十有五唐有鹽之縣一百五本朝鹽所出者十二路為池二為鹽七為場二十二為井六百有九法益詳而利無遺矣

玩物喪志召公以為戒凡武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恐非周公之典無逸曰惟正之供外府注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常昭注周語曰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則二品之來古而然矣

若璽璽海作井分二十二

古者以射御為藝孔子曰執射乎執御乎詩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四黃既駕兩駮不猗御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之善也學射者多矣造父之師泰豆氏尹需之習秋駕皆學御者也說苑謂御者使人恭射者使人端亦正心脩身之法

貨賄用璽節注今之印章也司市注云如今斗檢封職金云揭而璽之左傳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蔡邕獨斷云古者尊卑共用之衛宏云秦以

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

又改璽為寶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授

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日魯昭公始作璽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

讀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

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趙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

去之故不復存

若璽按朱子言射於射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度不可考矣余每讀其文而三嘆司祿之官為以經解經不

若璽按朱子言射於射見鄉射大射篇御法則度不可考矣余每讀其文而三嘆司祿之官為以經解經不

堂未名曰殿說苑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

殿五日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

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疏

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况周然漢黃

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

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太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

十二分度之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

來天子為璽，又獨以玉為之。臣下莫敢用。唐

又改璽為寶。

五代史臣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遠古無聞。運斗樞曰：舜為

天子黃龍負璽，世本日魯昭公始作璽。

司門正其貨賄，正者禁其淫侈而歸于正也。注

讀為征，非是。

迹人，春秋末宋猶有是官。左氏哀十四年傳迹

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

司祿闕，孟子云：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

趙氏注：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諸侯皆

去之，故不復存。

蓋漢後世以經解經，不

人注。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後漢蔡

邕集所載：百官會府宮殿下者也。古天子之

堂未名曰殿。說苑魏文侯御廩，災素服辟正

殿。五日，莊子說劍云：入殿門不趨，蓋戰國始

有是名。燕禮注：當東雷者，人君為殿屋也。疏

謂漢時殿屋四向流水，舉漢以况周。然漢黃

霸傳：先上殿，注謂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

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太宗伯疏：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歲星一日行

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

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馮相氏疏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保章氏疏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寶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星備之書備見於此隋唐志皆不著錄

周五禮之別三十有六唐五禮之儀一百五十

有二唐志云自梁以來始以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九磬之舞注云當為大磬愚謂九磬之名尚矣不必改字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繫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作徵招角招蓋舜樂之存者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山海經夏后開得九辯九歌以下始歌九招於大穆之野帝王

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史記
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
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
帝嚳命咸黑作為舞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

若環抄後漢孔修傳皇帝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樂於此時出得備此樂是秦皇乃天不推會
係秘舞式不後獲玉海載列子云去篇獲祀海山大定以文正武君知音播生而制祀儀修六代
樂朝祀定于咸陽則闕里所作為其後祀之樂也亦出於秦傳而矣字注也
王固律歷志云聖音三言以律五下生呂為上

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
為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
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

律名作候

若環抄舞字宜衍

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
以鄭說為是張文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
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
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
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
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
班固皆非通論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絲曰逢
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
三國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為之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

世紀啓升后十年舞九韶竹書曰夏后史記
禹乃興九招之樂索隱曰即舜樂簫韶九成
艾軒謂勸之以九歌即九招之樂呂氏春秋
帝嚳命咸黑作為舞聲歌九招六列六英帝
舜令質脩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然則九
招作於帝嚳之時舜脩而用之唯韶武二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為下生呂為上
生鄭康成以黃鍾三律為下生以蕤賓三律
為上生梁武帝鍾律緯謂班固夾鍾中呂過
於無調鄭康成有升陽而無降陽陳用之禮

律名作候

若據揚子宜衍

書謂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
以鄭說為是張文饒翼元曰十二月之律以
候月六十日之律以候日月律當一下一上
依次而生日律當用蕤賓重上生司馬遷劉
歆之法月律也呂不韋淮南京房之法日律
也晉志取司馬而非淮南梁武是京房而非
班固皆非通論

大卜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夏后鑄鼎絲曰逢
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
三國懿氏占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為之

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問于兩社為公室輔
驪姬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翰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衛侯繇曰如魚窺尾衛流而方羊
裔焉漢文飛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
光皆龜繇也

卜師四兆鄭氏錡以理推之謂方飛占四方之
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兆

若繫按漏者世亦在卜曰百獲兆尤此影兆房如羅不獲在也一補晉初史之獲卜曰撲心術骨
齒牙為精我妻交粹漢之依信晉史卜曰明為陽離夫火相乘故有夢見龜廟後六百四十五年
宜有至其衰十年孫文子卜曰若大山度夫出征而喪其雄衰九年史電曰是謂決陷百與安
利以伐其妻不利于爾

後世有覆射之法

唐作侯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爾雅唐六典辨龜九類

五色依四時用之

列子夢有六侯與占夢同盟作華東坡曰高宗
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
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
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
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授執疏云孝感經說孝
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
以授尸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

後將育于姜成季卜曰間于兩社為公室輔
驪姬絲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十年
尚猶有臭衛侯絲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
裔焉漢文飛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
光皆龜絲也

卜師四兆鄭氏鐔以理推之謂方飛占四方之
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西北來功飛
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義兆
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弓飛
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

龜人六龜易十朋之龜爾雅唐六典辨龜九類

五色依四時用之

列子夢有六侯與占夢同盟作華東坡曰高宗
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其情性治
其夢不亂西山曰正夢不緣感而得餘皆感
也

大祝九祭九曰共祭注云共猶授也王祭食宰
夫授祭孝經說曰共綏授執疏云孝感經說孝
經緯文共綏執授謂將綏祭之時共此綏祭
以授尸愚謂疏謂綏祭非也後漢禮儀志注

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謂者奉几安車輓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輓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

鄭司農注肅擗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項氏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今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

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以太祖問趙普拜

若繫按堂共切明後此修釋名云拜于婦人為按自抽按而上下也漢漢婦人拜膝明為解順朱子曰古者婦人皆俯身多其副等六加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此解為正確又辨身府只說長跪同故夫不有跪伏拜引其六拜余謂婦人拜一重其首也區區一板地拜板地拜以手至地於首不至手者至手則亦不拜于大祀廟室皆矣婦人三拜等

眠視掌十輝之灋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

者六其異者四大卜掌三夢之灋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灋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經運為十輝先儒謂日之輝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為

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謂者奉几安車輓輪供綏執授宋均曰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永平二年養老詔亦有安車輓輪供綏執授之語蓋取孝經緯

鄭司農注肅擗但俯下手今時擗是也項氏曰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為禮以其不可折腰也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今拜伏誤矣周天元令婦人拜天臺作

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內則尚右手者言斂手右向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今考以太祖問趙普拜禮何人亦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

眠履掌十輝之灋占日旁之氣也二鄭解其同

者六其異者四大卜掌三夢之灋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謂占夢之正灋有十也一運而九變十運而九十變注以經運為十輝先儒謂日之輝光夢之變通其占不同不當改運為

此字與...
...
...
...
...

輝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
數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三百五
十四日漢歷志曰閏所以正中朔也或謂周
以建子為正而四時之事有用夏正建寅者
用建寅則謂之歲用建子則謂之年洪範正
義從冬
至及明年冬
至為一歲

馮相氏致日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
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春分
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左

氏傳日月之行分同道也至相過也正義云
春分朔則日在婁望則月在角秋分朔在角
望在婁婁角天之中道故晝夜等冬至朔則
日在斗望則月在井夏至朔在井望在斗斗
井南北故晝夜長短極冬至古日在牽牛今
在斗鄭注與孔疏異歷法歲差也

保章氏星土按乙巳占論十二次云北方之宿
主吳越火午之辰在周邦天度均列而分野
殊別一次所主或亘萬里跨數州或於寰內
不布一郡國語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今豐

卦名作崇

鄔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
 惑守心宋景禳其外實沈為崇晉侯受其殃
 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
 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
 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十二
 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尾箕艮維燕
可以言東北
 十有二歲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
 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
 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
 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

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
 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議曰歲星
 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起一
 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
 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
 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
 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
 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
 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日字字者滋
也聘禮

鄙當秦宿而周分隸豫州理實難詳至如熒
 惑守心宋景禳其外實沈為崇晉侯受其殃
 事驗時有相應賈公彥謂吳越在南齊魯在
 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此受封
 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或云十二
 次可言者一其惟析木乎尾箕艮維燕
可以言東北
 十有二歲注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
 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滴水云歲星在天歲
 陰在地天官書曰歲陰在攝提格歲星在星
 紀歲陰在單閼歲星在玄枵自嘉祐丁酉驗

之多差近年尤甚歲星常先月餘近年以來
 常先一百二十餘日愚考大衍曆議曰歲星
 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
 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尚微差及哀平間
 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
 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
 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
 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
 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限
 外史達書名鄭康成謂古曰名今曰字字者滋
也聘禮

記云百名以上書於王文公云文者奇偶剛
策不及百名書於方王
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
始於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
夾添謂獨體為文合體為字主類為母從類
為子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
也假借者文與字也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
尚義諧聲尚聲說文形也以母統子廣韻聲
也以子該母字書眼學韻書耳學中庸或問
曰司徒教民書居其一外史達書名於四方
大行人又九歲一諭馬其制度之詳如此秦

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

鑄師注引春秋傳賓將趨今左傳作概環人注
引御下柄馬今作兩職方氏注引國語闔羊
蠻矣今作蠻羊

司燿鄭司農引鄒子與論語馬融引周書月令

同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季夏取柗檀王邵曰周

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

人作法豈徒然也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

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東漢禮儀志

日夏至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見於此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通萬物也。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萬三千。若溪按：丹波、丹揚、澤潁、鄆、郟、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

午卯酉八刻、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戌為戌誤矣。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水有疏導、火有出納、山林金錫之地、皆為之厲禁、時而用之、先王財成輔相之妙也。鹽鐵論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山、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大、通萬物也。管子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唐六典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泉漏刻之法、晝夜百刻。易氏云：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王昭禹云：寅申巳亥子

午卯酉八刻、時各八刻、辰戌丑未四時各九刻。愚謂易氏之說與古法合。司寤氏掌夜時注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疏云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愚按：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夜、今謂之五更。疏以戌為戌誤矣。馬融以昏明為限、鄭康成以日出入為限、有五刻之差。蔡邕以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鄭與蔡校一刻。王伯照云：晝夜長短以岳臺為定。九服之地與岳臺不同、則易箭之日亦皆少差。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岳廟記作職方氏、史通云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兗州其浸、盧維注云當為雷雍字誤也、顏師古

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

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

王有三朝、一日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

之二日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三日外

朝、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內朝二

若璠據此則燕朝在路門之內、治朝在路門之外、

兩儀殿古之內朝、若璠據周禮作在東海地理志

鄭康成曰、尤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

九章之袞、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袞冕

而下、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

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

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

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皋

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

矣

五刑之灋、疏謂官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

職方氏漢樊毅修西岳廟記作職方氏史通云
周書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

兗州其浸盧維注云當為雷雍字誤也顏師古

曰盧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

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濰淄其道鄭讀非也

王有三朝一日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司士掌

之二日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三日外

朝在臯門之內庫門之外朝士掌之外內朝二

唐六典承天門古之外朝太極殿古之中朝

兩儀殿古之內朝

若際按周禮作在武門後地理志

鄭康成曰尤氏三辰旂旗之文謂王與公同服

九章之袞攷之經無所見司服云公自袞冕

而下如王之服則袞冕而上之章日月星辰

也冕十二旒取法天數豈同服九章無君臣

之別哉郊特牲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有周服九章而魯乃

服十二章者乎漢明帝采周官禮記尚書皋

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備十二章得古制

矣

五刑之灋疏謂官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

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

孫君孚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與荆公辯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濡首為戒曷嘗導民以飲而固其利哉初權酒酤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

若孫按官刑西魏大統而時字分製此有天統五年狀有為官刑共一語不似隋開皇元年承行停止詳見為古文既修其初第字用傷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

經傳以為朝事義

若孫按尸盟者而執五字用鄭注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崕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若孫按君子名升高郵人坐之於虎禍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苦窳周陶正猶以虞闕父為之

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

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
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
刑非隋也

孫君孚談圃謂周官贊牛耳荆公言取其順聽
不知牛有耳而無竅本以鼻聽有人引一牛
與荆公辯今按周禮義云牛耳尸盟者所執
無順聽之說蓋荆公聞而知之

萍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
終以濡首為戒曷嘗導民以飲而固其利哉
初權酒酤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

之初稅畝

大戴記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朱子儀禮

經傳以治助朝事篇取周官典命大行人

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
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崕同謂汶江也今江
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貉狐類也踰越大水
則傷本性

若孫揚君子名升為鄭人生之疏免病

有虞氏上陶舜陶河濱器不若窳周陶正猶以
虞闕父為之

周人上輿中庸或問軌車之轍迹輿之廣六尺

六寸其轍迹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秦然後車以六尺為度

輪人注掣讀為紛容掣恭之掣疏云今檢未得

愚謂即上林賦紛溶蒨蔡

治民注鏈讀如麥秀鏈之鏈表記注移讀如禾

汜移之移六字未知出何書疏不釋其義或

者農書所載歟氏移昌反

滴水云桌氏為量鄭玄以方尺積千寸此乃九

章米粟法某家舊有一古銅敦乃周成王時

物甘人侵扈命正人出師復扈邦賜有功師

氏而數亦皆備

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

虞之制文法奇古有飛動之狀蓋精於道者

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謂梓慶削木為鑲

鑲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

豈物物刻雕之哉

大戴記投壺篇云嗟爾不定侯為爾不朝于王

所故元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此

祭侯之辭也與梓人同而略異其弘設射不

朝侯之也不來侯者射堞也因祭寓意以為諸侯

之戒

司儀問君君問大夫君勞客注云問君曰君不
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
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
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則
曰二三子甚勞疏云未知所出何文或云是
孔子聘問之辭亦未得其實愚按說苑魏太
擊子封中山遣倉唐使於文侯文侯召倉唐
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

怵然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於庭鄭氏所述蓋古禮也注亦行人
問不若環按說苑太子擊子舍人
恙趙倉唐趙字似不宜脫

周禮劉向未校之前有古文校後為今文古今
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朱子曰八灋八
則三易三兆之類各有書屬民讀灋其法不
可知如戰之陳其陳法不可見矣

冥氏注鄭司農云讀為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
傳冥都傳顏氏春秋之學疏謂若晏子呂氏
之類非也

王肅聖證論譏短鄭康成謂天體無二郊丘為
一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祖功宗
德是不毀之名非配食明堂皆有功於禮學
先儒黷之聖證論今不傳正義僅見一二唐
禮志曰識緯亂經鄭玄主其說以禋祀祀昊
天上帝此天也玄以為天皇大帝者北辰耀
魄寶也兆五帝於四郊此五行精氣之神也
玄以為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
紀者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顯慶二年禮
官議六天出緯書南郊圓丘一也玄以為二

郊及明堂祭天而玄以為祭太微五帝啓蟄
而郊郊而後耕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
以后稷因而祈穀皆謬論也

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為詩
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為良

沙隨程氏曰禹貢冀州之北不可畫五服之地
周官雍州之西不可畫九畿之地

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
門外司隸帥四翟之隸使皆服其邦服執其
邦兵守王宮唐太宗擒頡利其酋長帶刀宿

衛亦古制也。然結社率之變，幾至危殆。蓋先王德化之盛，非太宗所能及。慕冠帶百蠻之名，而不虞後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遂師抱磨音曆。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蓋古字通用。

大史大師抱天時注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史記曰：者傳旋式正。碁，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

天，棗心為地。六壬之說，許叔重曰：水者準也。生數一，成數五，以水數配之，為六壬也。遁甲者，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本黃帝風后之術。孤虛者，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定四方，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吳越春秋

計碑曰孤虛謂天門地戶也

鄭剛忠解義如冕服九章、披田三等、治兵大閱、旗物之互建、六鄉六遂、師都之異名、陰陽之祀、有用牲之疑、九畿之國、有朝貢之惑、豆區鍾釜、有多少之差、世室重屋、非明堂之制、皆

辯明使有條理

古者國有間田田有餘夫夫有間民民有羨卒

不盡其財力也至秦而自實田至漢而覈墾

田至隋而閔丁口至唐而括逃戶隱田於是

財殫力盡民無樂生之心矣

若蒙按楚子重為政猶曰大戶責已晉尹鐸為晉陽猶曰損其戶數則周官可知矣

取士之制其塗有三諸侯三年一貢士侯國之

士也鄉大夫興賢能王畿之士也大司樂教

國子國之貴游子弟也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以飾器用而已舜造漆

器群臣咸諫防奢靡之原也種漆成林重其

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

困學紀聞卷之四

糸階卷四

三

